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勳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

元 釋念常 撰

唐

丙戌憲宗純改元和

順宗長子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白居易陳自古及今無微兵令中

使統領者謂自陛下始可乎天帝降夢令興佛法帝不承命愛服丹藥致性燥急後為中官陳弘志弑之壽四十三歲葬於景陵時有名賢柳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信州鷺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

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  
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上詔入內於麟德  
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  
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  
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  
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  
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安

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  
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  
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  
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  
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  
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搜取帝乃問何者是  
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  
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

師見性之塔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興縣寒巖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野好冠樸皮冠著木屐裘衲縑縷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為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頭陀苦行精敏絕倫甚為豐干寒山所器與之

偕遊三人者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  
省也拾得日常滌器異有殘脯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  
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石  
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雖古名流未能  
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幘  
旦愛裹疎巾道有巢許操耻為堯舜臣獼猴罩帽子非  
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  
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

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  
遷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  
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顏貌勝神仙  
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  
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至食時  
對佛而食又於憍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  
者耶寺僧深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為烏鳶  
所殘拾得杖擊神而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



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  
同由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閭丘膺出守台州  
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  
此疾閭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  
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  
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  
示迹二子混於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閭丘  
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虎伏

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僧引至後厨間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為遽返寒巖次日間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巖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丁亥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叅國一服勤五年大歷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叅石頭乃

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  
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  
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  
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殆  
盛於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薦召典座近前師  
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头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  
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閒曰文賁實元  
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卷十五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皇道悟禪師入寂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叅長沙寺曇翦律師出家二十三詣高山受戒三十三叅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為

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  
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  
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洪燄莫可  
近之惟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  
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  
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  
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  
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

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

曰崇信即龍潭也

論曰

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如傳燈所載則曰道

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發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抗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號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即子玉後增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

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  
奇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  
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  
歸登謨列法孫數人於後有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  
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蕪  
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  
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源集傳  
燈錄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為兩派一曰南嶽讓讓出馬  
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  
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蘗運大  
滿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  
故號滿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  
得德山鑑鑑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號雲門宗次玄  
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益號法眼宗次石頭遷出  
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惠真真得幽閒閒得文貞  
三世便絕惟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

是為曹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皇寺道悟者渚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畧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託人捃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剝據位立宗者不能畧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釧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穎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



記責以偏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壬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擇法驗人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己丑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

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  
即禁鞭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  
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德興  
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  
察察名文章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  
所為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  
元和間為搢紳羽儀

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嶽有清淨宴坐

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折薪者  
遇之於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  
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  
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  
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  
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  
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惠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  
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

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機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孰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

於儀刑且以為楞嚴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  
知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  
於石

庚寅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  
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  
虛寂惟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  
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  
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惠目離念之明智不能

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  
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惠德相但以妄想執著  
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  
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  
於是勅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  
清涼國師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剎窟前炷  
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

瓊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來何為曰願見  
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  
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  
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繡墩命  
著坐童子俄進玻璃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  
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  
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  
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  
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即去翁投袂起叱童子  
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  
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  
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  
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  
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晤云

師嘉禾  
語溪朱

氏子七歲依本邑  
常樂寺今崇福寺



辛卯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  
奏惲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  
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  
染不得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  
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  
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恠妄起空華徒自  
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

相號栢巖姓謝晉亂誓服緇褐  
權德輿作記餘如傳燈錄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上  
亡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  
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  
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  
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叅  
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機妙句  
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百靈和上路次相遇

靈問昔日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上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啗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是欠箇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

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  
是老僧洎答公詰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  
聽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  
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又訪  
松山和上喫茶次士舉起索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  
道不得山云只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  
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山便喫  
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

須更揖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  
亂一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舉橐子  
時又訪齊峰和上峰云俗人頻來僧舍討什麼士回顧  
兩邊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齊峰乃咄之士云卻在這  
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漸峯回首云看  
看士云草賊大敗峰無語又訪石林和上林豎拂子云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  
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

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  
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  
林乃掩耳士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  
照取茶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欽手而立又  
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  
竹瀝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  
報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  
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

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  
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  
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壬辰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上碑其詞曰在  
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  
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  
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

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糲以為  
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  
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於下不  
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  
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  
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  
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王  
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



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  
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  
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  
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  
而為合蔽為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  
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  
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

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  
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  
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  
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為之記曰中州之  
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  
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  
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

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於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晆及僧法林置淨土堂於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

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  
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  
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  
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於墻宇使  
觀者起信焉

法師智詈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講居

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為吾達解如此而不  
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謔著述而閱之乃曰汝識  
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益闕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  
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  
衆言訖恍然不見謔遂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  
外感羣烏大集搏飯而去謔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  
侶後二十年謔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  
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叅神秀禪師得旨結茅於壽  
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  
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妖幻百端師之  
徒衆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不見師  
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  
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  
欽服所謂見恠不恠其恠自敗云

吳元濟反  
拒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卅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遷化師住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

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惠日自現如雲  
開日出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  
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  
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  
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平  
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  
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  
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



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  
受苦樂不干於懷簋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  
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  
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  
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  
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  
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  
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

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  
盡亦不守無求為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  
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疑汝莫言有少分戒  
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惠門都未涉一毫在努  
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  
心裏慄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  
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為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  
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

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  
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  
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自己但是  
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  
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  
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  
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  
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  
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  
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  
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  
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  
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  
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為

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  
未有規度乃別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  
號曰長老既為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惟樹法堂  
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眾無多少無高下並入  
僧堂依牕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施架掛搭道具卧必斜  
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  
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

老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  
齋粥二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  
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  
混於清衆并引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  
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  
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耻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  
鼓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  
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獄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  
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  
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  
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  
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  
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  
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撮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宦

世家潭州為大族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侶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於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匝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髻髮破教戒為學者



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  
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  
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丕  
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  
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  
辭彌億千歲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葬大浮圖無窳穴其於用碑不  
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

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  
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  
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  
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  
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  
其志盜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而師凡  
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  
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岵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

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  
磬之聲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  
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  
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於朝天子賜謚  
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  
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

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  
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  
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  
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  
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  
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  
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  
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

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  
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  
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  
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  
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  
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  
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  
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

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  
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  
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靈  
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  
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  
授大鑑是臨勞勤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  
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  
道之懷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

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  
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  
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  
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  
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  
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  
謁辭圖堅永膺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

欽定四庫全書

佛經歷代通串  
卷十五

二十七

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  
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  
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  
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  
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  
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具  
石請予書其文

丙申臺山隱峰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



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  
吾當少解其患乃震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  
歎異聞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師姓鄧氏幼若  
不惠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一日推  
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  
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  
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就之祖乃置  
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久之以神異頗顯恐

成惑衆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衆曰諸方遷  
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衆曰有之師曰  
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  
其衣亦皆順體衆為舁尸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  
異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咄之曰老兄平日  
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憤然  
而踣於是闍維收舍利塔於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

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

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不覓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

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趁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羣芳敷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

出家不可既浹旬而容貌瘦頽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  
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  
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禪師  
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  
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  
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  
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  
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

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  
光為勸請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  
其誰能度之烏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  
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烏窠曰汝將  
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  
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  
毛侍者云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叔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

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折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



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  
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  
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  
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  
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  
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  
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

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  
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馬者將若  
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  
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  
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鬪茂聞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  
婦憐其慙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姿貌都  
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

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  
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  
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  
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  
誦因授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  
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  
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聘  
禮然後可以姻葢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

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  
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  
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  
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  
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  
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  
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  
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瞻拜

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製碑  
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  
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  
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  
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  
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  
衆返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

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  
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  
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  
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佛雖以一切種  
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  
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  
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  
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

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剝  
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律師  
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歷中不去父母之邦隸於本州景  
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  
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荆  
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囑王  
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廉訪使揚君  
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

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戒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日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身於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



有銘銘曰佛滅度後蒼葡萄香衰醞醐味漓孰反是香孰  
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芻中興毗尼景雲  
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  
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  
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碑

戊戌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梁肅嘗  
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為瑞應即下  
筆自述所證其畧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

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  
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  
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照著者實  
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  
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  
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旨厥幾有補於將來者實  
存乎妙用綜博羣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  
實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而與清凉華

嚴疏抗衡焉

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於京師帝御  
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  
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幢鼓吹  
騰胥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  
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  
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

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

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放効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

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  
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  
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  
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  
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

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忤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



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  
天子咸天促言何非刺耶愈入臣狂妄敢爾於是戚里  
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已亥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表哀謝  
勸帝東封泰山久而無報因祀神海上登靈山遇禪師  
大顛而問愈曰子之來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  
之貌鬱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祿厚  
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刑部侍郎竄逐八千里之海上

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氛日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定樂章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歌詩而薦之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冀萬一於速歸愈安能有懌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

強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則為君之  
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耳何介介於胸中哉若  
尚顧其身而強言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  
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  
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不重勢而行今子遇  
逐而不懌趨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  
禍福豈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  
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姦臣負國而討之

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平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己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復舁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不夭且亂愈恐主上之惑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及父也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

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由余生於戎  
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  
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  
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而蚩  
尤瞽瞍生於上古矣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天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  
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

皆天且亂耶愈據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  
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  
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  
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  
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  
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  
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  
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

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犬焉犬之旦莫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說也



吾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莖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莖也枝葉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怪焉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死

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  
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兮又何  
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  
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詐造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  
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  
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此報應之說也惟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

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  
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  
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  
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  
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  
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  
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

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惟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惟無我也則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單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蠶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蠶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蠶而不為素飡也大顛曰然

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  
佛者蠶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蠶食  
於人乎今吾告汝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  
之又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  
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  
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  
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  
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

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訾佛以立異蓋吾所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佛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反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

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發也今子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磅礴孰如姚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糞



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答  
忙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  
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  
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  
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  
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趨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  
次崔羣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卿等  
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有可憐者而皇甫

鑄素薄愈為人即奏曰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復造大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傭知復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

黃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愎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惇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反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於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蹈僞於此踈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叅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須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多見時輩只認揚

眉動目一語一默薦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  
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  
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  
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  
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  
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  
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聞道於  
師却於侍者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  
精敏無不通達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  
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叔文得罪貶永州司  
馬既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  
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為柳州刺史友  
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  
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  
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

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  
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柳  
州卒年四十七臨終徧與友人書託以後事文集三十  
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於州之後堂因廟於羅池血  
食至今存焉

庚子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邃故有  
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



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  
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  
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  
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  
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於王朝高談  
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  
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為世範受業

於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於戲

辛丑穆宗恒

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十歲葬於光陵在正位四年

改長慶

壬寅

春時雪降金人

太和公主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烏窠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烏窠因長松繫屈如葢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自是數從之問道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阜賁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阜至宣詔畢稽首無業足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夕告門人惠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

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肇融叡等豈得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

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  
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  
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  
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  
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  
輪回思念不忘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妄謂  
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  
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

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吻之間鼓論  
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  
流漱石棄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況我  
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  
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  
系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  
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

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佛理豈不如一箇博地凡夫  
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  
只為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  
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  
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  
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  
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為永脫世累輕  
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

歲月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惠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  
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  
惠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揔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是有  
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水  
凌上行劍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  
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  
犁鑊湯裏煮煉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惠都虛  
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蝱雖是善因而



招惡果且圖箇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  
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  
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  
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免如今直下休去歇去  
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迴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  
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  
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  
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

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上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

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陰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反遺我  
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  
聞頗曉玄旨因祈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  
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  
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  
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  
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

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  
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  
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僧曰  
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  
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德山問答具本傳

癸卯長慶三年

六月新都觀泥像  
生須拔之復生

八月帝幸興慶宮遇  
持鉢僧施絹三百疋

甲辰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  
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  
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  
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  
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  
寸長短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上堂周于  
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十經之  
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

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  
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崔玄  
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杭州  
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  
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祐九刺史之外縉紳之  
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附  
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  
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

子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  
路出於抗抗民競相觀觀白怪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  
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  
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  
文於碑蓋欲為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  
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  
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  
天與地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

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  
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  
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  
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  
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  
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  
書之與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  
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



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壇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剃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度無算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遏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淆混奔趨剃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丈却回本寺受業師嘗  
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濶  
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其師因置經問曰汝行脚遇  
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箇歇處其師  
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迺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  
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